



大风歌

李庆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风歌

李庆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风歌/李庆西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440-5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6315 号

封面画/题签 李杭育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杜 晗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40-5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齐万胜	001
第二章	余象全	019
第三章	李逵	037
第四章	章梦村	053
第五章	齐万胜	070
第六章	庞磊	086
第七章	人文周	103
第八章	奚国妹	118
第九章	李逵	135
第十章	齐万胜	153
第十一章	裘大海	169
第十二章	冬之梦	186
第十三章	谢国栋	203
第十四章	儒学大会	219
第十五章	墙有茨	242
第十六章	大风歌	262

第一章 | 齐万胜

—— 室外气温已在零下，之州大学的复兴楼里永远四季如春。人们进了楼里都脱下外套夹在手里，夹着风衣、羽绒服的手里拎着提包，上下班时门厅里摩肩接踵就像火车站候车室。他很少目睹那种人挤人的热闹场景。他每天都是从地下车库径直走入电梯，不用像人家那样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羊绒衫外面只套一件夹克。他左肩上背着一只十分低调的深褐色皮包（同事中还没人识得 Le Tanneur 这品牌），走起路来还像年轻人那么轻捷。

通道拐角上，一辆 SUV 倒进车位，下来一个人跟他打招呼。小平头，两眼瞪瞪的，挺精神的样儿。他知道这人是中文系的，中文系那边的逸夫楼没有车库，他们都喜欢把车停到这儿。这人是谁？名字到了嘴边却想不起是谁。他常有这样的

尴尬。

电梯里总是挤得贴贴实实，他一眼瞅见最里边的余象全，想凑近去打个招呼。可是身边都是人，根本挤不过去，前边那女的帽兜顶着他下颏，帽檐上长长的绒毛戳到他鼻孔里了。他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水味儿，想起昨天在浦东机场的偶遇……真是太巧，他刚下飞机往地下车库取车，她泊好车正要去候机厅，就在电梯门口碰上了。这当儿手机响了一下，是短信：余象全要出事！他瞟一眼马上收起。一刹时中很寂然，周围竟没人说话，一个个都在摆弄手机。停在十二楼时，一个送快递的出去了。有人嘀咕一声：“怎么现在什么人都能进楼里？”也没人搭腔。她说什么来着，上面将有大动作？他脸朝外背着余象全，两眼盯着电梯门上方的楼层显示屏，闪过14、15、16……到十八楼，他咳嗽一声，便往门口挤去。这时听见余象全喊他——

“齐院长，上午有空到我这儿来一下！”

“哦，余校长——”他在门外转过身，电梯门已经合上了。



十八楼整个楼层都是国学研究院，走廊东侧走到底是他齐院长办公室。走过告示栏旁边的玻璃隔间，院办秘书小崔追了出来。“昨儿下班时您太太老家亚麻厂送来两套卧具，带蕾丝

滚边的四件套，模样看着还行，等会儿让司机给您塞到车里去……检察院来电话说杨国忠那案子让院里派人过去听取什么起诉意见，我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俞姐办交接时也没说起，您看是不是让……”这女孩声音嘎巴溜脆，说话时侧着脸眨巴着眼睛显出一副老练样儿。

“我跟你说过，跟科研教学无关的人事问题一概找谢书记……”走到门前，他掏出卡包找电子门卡，“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找到我这儿！”他想，这小崔来了有小半年了，工作是挺上心的，可有些事儿还是不太明白。

“谢书记昨儿不是去玻利维亚了么——”小崔提醒道，“这事儿还得找您！”

“哦，他走了么，什么时候走的？”他脑子里却想着另一回事。她去菲律宾干吗？当时太匆忙了，都来不及多问一句，她说快要赶不上飞机了，拖着拉杆箱就往电梯里钻。

卡片塞进插孔里没有反应，他犹豫地抽回来。“这样吧，我看先搁一搁。我明儿去西安开会，还有两场讲演，下周一才能来上班。你跟检察院那边说这事儿别人不接头，还得等谢书记回来处理。”

电梯关门的时候，她朝他招招手，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她这人就这样，你要靠上去她就躲开了，你不去招惹她倒又使劲黏上来。

小崔转身走了，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踩出清脆的响声，

束腰的西装套裙勾勒出挺不错的身材。他盯着她后背又看一眼，突然喊道：“回来，回来！”

“还有事么，齐院长？”高跟鞋又嘎巴溜脆地跑回来。

“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弄了个赵姨娘的发型？”

“碍着赵姨娘什么事儿，这叫堕马髻！”

堕马髻，赵姨娘是这发型么？这什么卡，怎么是万象俱乐部的VIP？



落地窗前摆了一盆散尾葵，整个办公室显得生机盎然。阳光在对面墙上镜框里反射出耀眼的光斑，给人一种满室春气的感觉。装裱在镜框里的一幅横轴据说是康有为的字，写的是《孟子微》自序开头一段话——

一王之起，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为之先后疏附御侮，而后大业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独不然？必有魁垒雄迈，龙象蹴踏之元夫巨子，为之发明布濩，而后大教盛。不惟其当时，而多得之于身后……

文辞很大气，字也很大气，进过这间办公室的人都会在镜框前盘桓片刻。

齐万胜在办公桌前坐定，从包里掏出一个金属摆件搁在电话机旁，是一尊手掌大小的武士面具，这次从意大利带回的纪念品。他喝了一会儿茶，然后掏出手机，又把那条短信看了一遍。短信是人称“梦公”的章梦村发来的，就那么短短的一句话。余象全要出事！梦公是人文学院前任院长，现在是中文系特聘教授。他在想，要不要给章先生打电话问个究竟。但转而又打消了念头。毋须细问，章梦村的消息大概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梦公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省里部里都有关系。可是直觉告诉他，余象全出不出事不能从他这儿散布出去，现在绝不能见风是雨地马上作出反应。思忖片刻，他决定先不理睬这一茬。自己跟余象全没有特殊的个人瓜葛，不必急不可耐地去打探消息，更犯不着现在就做姿态跟老余撇清关系。老余要是出事，八成是学校地产那方面的猫腻，原先石塘校区的地块卖给开发商时就有传言说老余插手太多。老余这个人就是太强势，做事不留余地。

问题是，梦公为什么要把这消息捅给他？事情想来有些蹊跷。

说实在，他和章梦村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渊源，只是共同担任《人文论衡》学刊主编，几个月开一次编委会能凑到一起。那份不定期出版的学刊由国学院和人文学院合办，主要是为两院教师开辟一个发表论文的园地（实际上是“以书代刊”的论文集）。每次编委会都是务虚性质的瞎聊，聊完了总有一个

饭局，多半安排在学校北门琵琶街上的餐馆。他跟人文学院几个系的头儿就是这么混熟的，那些人都是学刊的编委。他跟梦公也就是这点工作关系，偶尔刊物有事要找梦公，他都差遣院办秘书去跑腿，对于梦公这样的前辈他是刻意保持一定距离，既不能疏远也不能走得太近。他都想不起来他们什么时候交换过手机号，是在琵琶街的饭局上？

就是哪一回饭局上，听谁说起梦公在官场上如何人脉深厚，当然梦公本人也在。对了，是校部文科科研处黄小鸣说的。这黄小鸣不是学刊编委，但那些饭局经常有他，也不知是谁把他喊来的。有一次，餐桌上大家调侃哲学系主任老金官运不济（按说梦公卸任后人文学院院长早该是他了），说他做了好几年“备胎”还是备而不用，老金自嘲“老寡妇守空床——上面没有人”。黄小鸣却说上面有人也不见得都有官做，于是举出梦公的例子，如数家珍地报出梦公在省里部里都有谁谁谁，甚至某中央要员的太太还是梦公九十年代初的研究生……小黄越说越来劲，梦公在旁笑而不语，最后打趣道：“老金自诩寡妇守贞，你们就说我这上面总有人——他是老寡妇，那我成了什么人？”这话又让大家喷饭。



现在他想起来了，车库里跟他打招呼的小平头是中文系的

裘大海，一个搞现当代文学的讲师。此人好像跟章梦村走得很近，可搞不清他俩是什么关系，他们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有一次梦公特意来他办公室，就是送裘大海稿子来的。他当时还奇怪，梦公怎么把现当代文学的东西也弄来了——他们这份《人文论衡》用稿只限于古代文史领域——还亲自送过来？梦公说，人家这回不是写什么七月派八月派，是写李贽、颜钧、何心隐，写晚明那帮嬉皮雅痞……梦公说写得不错，挺有想法的。其实，他看出想法还真是不少，只是有些地方过于穿凿附会，用语也太夸张。碍着梦公面子，他还是同意用了。

梦公一再说，这年轻人思想活跃，以后会有发展前景。

——他说不应该鼓励年轻教师心猿意马搞这种客串，弄不好把自己本行都丢了。

梦公却说，这不叫“客串”，用现在的话说，这叫“跨界”。

他听了一乐，这老头还挺时髦的。



“齐老师，您找我？”人称“美人赋”的傅梦晖推门进来。

“噢，进来进来，自己沏茶——我先打个电话——白瓷罐里是新的金骏眉。”齐万胜一上午都在打电话，他不想从章梦村那儿打探消息，却还是要搞清楚余象全这事儿的来龙去脉。

傅梦晖是他本学年刚招收的博士生，硕士阶段是在梦公门

下。梦公是搞汉赋的，他的门生多半将辞赋作为研究方向，傅梦晖的硕士论文做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于是就得了这么个雅致的绰号。其实，小傅无论如何算不上美女淑女，嘴大，眼小，脖子长，四肢也忒长，模样多少有些卡通。即便在如今的女博士里边，小傅的打扮亦属另类——斜分的蓬松短发染成黄黄的，上身短短的麂皮外套，腿上是带窟窿的牛仔裤。她是富二代，行事方式自是跟常人不同，不过这女孩并不炫富，读书还行，为人也低调，这也是她不招人讨厌的地方。

美人赋摆弄茶具这工夫，齐万胜已撂下电话。他走到沙发这边，坐到她对面。其实他没想好怎么跟她说，他想打听章梦村的一些事儿。十年前，也就是梦公卸任人文学院院长之前，有消息说是要擢升副校长，也有说是到另一所大学当副校长。大概梦公自己也没想到，他在仕途上就到此为止。小傅后来考到梦公门下，或许能听到一些什么说法。

“章先生那儿你还经常去吧？”他端起茶盅啜一口。

“您找章先生有事？要我替你约一下？”她拿起茶壶往他茶盅里斟满。

“我有一对青田石印章料，想让章先生看看。有人说是‘封门青’，我看不太像。”

“这事儿章先生最内行，现在外边鉴定石料都来找他。”

从印章石料扯到章先生的文物雅趣，收藏又成了一个话题，旋而说到章梦村家里一对黄花梨扶手椅。她说那是师母的陪嫁

物件，师母的祖上是浙东望族，跟明末名臣倪元璐都能扯上关系。女人说起女人的事情，最不能忘怀那些令人唏嘘的细节。梦公夫人去世前数日，竟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回家坐到黄花梨椅子上就不肯再回医院了。美人赋对梦公的情况果然熟悉，但齐万胜的话头却很难拐到自己想打听的那件事情上。



落地窗外面灰蒙蒙的一片，天晴时可以看见之江南岸密密麻麻的新楼，此刻那种影影绰绰的景致倒很有水墨画的点皴效果。如果是水墨画应该有大块留白，可是这个城市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建筑物，绮错鳞比，挨挨挤挤，倒像是密匝匝的涂鸦画。记得那年刚到伦敦时，背街小巷的涂鸦画让他看得两眼发直（现在的说法，那感觉就是“酷毙了”），他还拍了许多照片。可是现在他朝窗外看了一会儿，心里就有一种堵的感觉。

从他这个角度看不见那座著名的大铁桥，甚至大部分江面也被建筑物遮挡了。他小时候就住在江北的池家码头，冬天在黑咕隆咚的货栈里玩耍，夏天则日日泡在江里，有时他和一帮小伙伴还跑到大铁桥上去跳水……人生真的很奇怪，他在世界上转了一圈，两年后又回到这个城市，而且站在这办公室里几乎就能看到自己童年的场景。其实江边一切已非当年景物，那些老旧的货栈都变成了带玻璃幕墙的写字楼，早先的货运码头

现在停满了游艇……现在最 popular 的一景，就是摩托艇带着游人在江面上横冲直撞。

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想起本院综合研究室的庞磊。听说庞磊跟梦公的关系有些特别，以前曾帮梦公做过一个什么项目——这牛人也有傍大腕的时候？现在说给谁听谁也不信。

有一回不知怎么跟人聊起童年的情形，无独有偶，居然庞磊也是从小在江边玩大。那时庞磊家住池家码头上游几公里处的白栎岭，巧的是庞磊的父亲也是码头货栈职工，在二号仓库做会计。他老爸是货栈的叉车司机，他们的父辈是同事，现在他们自己又成了同事，真是应了“世界真小”的说法。庞磊是他从中文系调来的，梦公当时也没有阻拦，反正他也不当头儿了。庞磊这小子倒是真有学问，别看至今只混了个副教授，当初一篇关于祆教东传的硕士论文就闹得名声大噪。他这回在威尼斯大学讲祆教与新儒学之关系，就用了庞磊当年疏证的一些材料，把那些老外唬得一愣一愣。可庞磊这小子也忒自负，偏偏跟高校这套体制拧着来，这十年居然没发过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尽给《书城》、《随笔》、《上海文化》那类刊物写文章，甚至直接发到网上。虽说学界影响不小，“豆瓣”网上也有一大堆粉丝，可是校内考核每年都不合格，晋升职称更无从谈起。真要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像庞磊这种情况早该处理了（至少是调离教学科研岗位，人事部门的说法叫“转岗”），但他又不能不护着庞磊，他认为一个院系有这么一两个怪才也很正常，对这

样的人才应该给予宽松的外部条件。当然，私下里他一再规劝庞磊“干点正经事儿”，称得上苦口婆心了。恼人的是人家并不领情，有时竟反唇相讥——“什么狗屁 CSSCI，那也叫正经事儿？”CSSCI 正式名称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被它收录的论文就算垃圾也是宝贝，现在成了衡量科研成果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他齐万胜自己并不看重这种评价体系，但学校有学校的考核体制，他有什么办法，他也很无奈。

他想找庞磊聊聊，聊聊梦公的事儿，也顺便再劝劝那小子。可是马侃进来了。马侃是管行政的副院长，找他准是钱的事儿。齐万胜觉得很累，有时真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



他去意大利之前召开了一次院务会议，研究申报“五岳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相关问题。这是院务工作一年一度的重中之重。以国学院的实力，每年拿几个省里的项目已是轻而易举，但这“五岳基金”的国家级项目就难多了（你得跟北大、复旦那些名校去竞争），去年全院好歹拿了一个一般项目，总算交代得过去。

“五岳基金”项目分三种：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今年院里的方针是全线出击，齐万胜要求人人申报。齐万

胜私下跟谢书记说，今年必须要冲击重点项目，重点项目有一个就够，再有一两个其他项目那就锦上添花了。

其实申报材料已经送上去了，现在要研究的是应对评审机构的公关运作。所谓“公关运作”，通常的做法是把几个最关键的评委请到本地（当然是讲学名义，有资格担任评委的都是学术大佬），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让他们住好玩好，最后再奉上一笔数额不菲的讲课费。这种常规套路已风行多年，不一定都能奏效，但还是有效果。谢国栋（谢书记）提醒大家，这事情要及早安排，再拖下去人家评委的日程都排满了。

齐万胜说，现在上边对接触评委的事情查得很紧，今年还专门下发了通知。我们是否可以变换一种公关思路，不要直接找到评委那儿……他说的意思是借助目前“国学热”的外部条件，做点“软实力”功夫，通过媒体宣传制造话题，以舆论影响评审思路。老谢开会从来是实话实说，一个劲儿摇头说他是书生之见。老谢说，国学如今热到这个程度反而不利，其他院校同类课题肯定遍地开花，你再制造话题只会加剧竞争的白热化。老谢学术上不行，脑筋倒不算不好使。其实，齐万胜所谓制造话题，是要将重点课题负责人推向媒体。这一点他在会上不便挑明，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挑头的课题组。他那个题为“儒学主体思想的现代性内涵”的集体项目是院里这回申报的重头戏。他不知道老谢是没听出另一层意思，还是故意装傻充愣。马侃和院办郭主任他们几个都附和老谢的意见，认为评委公关

还是要靠硬的一手，该烧的香还是要烧，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说到花钱，马侃随即扯出另一桩麻烦事儿，就是筹备明年五月份召开国际儒学会议的经费问题。马侃说，现在细算下来预算缺口尚在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校内唯一的四星级酒店正好赶在四五月间歇业装修，会议住宿须在校外另租宾馆，这意味着特邀嘉宾这块费用还要翻番。本来按惯例，校内各单位在本校所属云中君国际假日酒店举办会议均可享受六五折优惠，这下不但没了优惠，另租市内宾馆还要额外多花一笔租车费用。况且交通本身也是一大问题，大家都知道，本市交通拥堵程度大概仅次于北京。于是一屋子人又在那儿商议五月份办会的事情，郭主任说不如到郊区找个上档次的度假山庄，有些山庄其实就是做会展生意，都有能装下几百人的会场。老谢说真要那样安排，交通还是问题，到时候你得把学生拉过去，会场不塞满能行么？这一来恐怕十辆大巴都不够。马侃说别提郊区了，现在出城的几条干道都堵得不成样子。

听他们这么嚷嚷来嚷嚷去，齐万胜脑袋都要炸了。



经济学院有一个儒商研究中心，他们跟齐万胜的国学研究院有些来往，齐万胜还是该中心的学术顾问。确切说是顾问之